

七年三次失败，终于在2016年5月20日成功登顶珠峰。麦子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这就是登山，残酷而不相信哪怕一滴眼泪！



人生的珠峰 不相信一滴眼泪

【文/冷梅 图/Mingma.G、周华】

登山者的夙愿

2003年，麦子认识了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的主席王铁男和杨春风。2007年她加入了乌鲁木齐登山协会成为专职秘书。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从事登山后勤工作。一开始麦子不是个人在登山，只是在做后勤保障。

2009年，队长杨春风带着第一支中国民间登山队在境外登山，麦子和他在同一个团队。后来杨春风要完成个人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攀登时，麦子与他并肩作战，参与其登山的后勤保障。

2013年，中国登山家杨春风在巴基斯坦南伽峰山下的营地遭遇塔利班枪杀后，麦子接手了他的公司，一直工作到现在。也是这个阶段起，麦子的身份从登山后勤转向前线。

2013年6月25日，杨春风先生罹难过世后，麦子忍痛完成了杨春风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是一段痛苦挣扎的思索过程，她清楚地明白：基于商业登山活动后勤的经验、杨春风攀登完11座山峰，岁月所积累的数据基础，那些由登山者用生命和泪水换来的珍贵登山资料、数据和记录，是我们能够修正和摸索符合中国民间登山的商业操作模式及高山职业后勤操作规则的重要依据，这是一笔沉重而异常宝贵的遗产，因为它用鲜活的生命换来的。

于是，麦子告诉自己：“我得学会如何愉快地生活在一堆遗物里面了。”

杨春风临行南迦帕尔巴特峰之日，留下的话：“从我1998年登山开始，走出新疆、走出中国，再走向国际，我们应该组建自己的高山服务团队……你该争口气了”。

话犹在耳，但人已天涯两隔。

登山，不相信一滴眼泪

2015年中国女子珠峰（南坡）登山队以及34支国际登山队遭遇戏剧般的灾难，大地震后的雪（冰）崩携带着毁灭力量冲击了大本营。尼泊尔官方报道死亡人数为19人。麦子所在的42人队伍里也失去了2名夏尔巴向导、1名摄影师和1名中国登山队员，其他所有人员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的伤势。

麦子在此次雪崩中，断了四根肋骨（其中一根三处断裂）、脾脏出血、肾脏出血和盆腔淤血、左踝骨撕裂、背部两侧淤血。夏尔巴和国际救援组织在雪崩后的当晚挽救了她的生命。医生不客气地说：“你没有在出血后的六个小时内死亡，真是奇迹。”

活着回来也是极为痛苦的事。面对队员和夏尔巴的伤亡、亲人无声的牵挂、外界的抨击、未完成的赞助摄制、夏尔巴团队面临四分五裂、女人身体里隐藏的伤势、山峰的困扰、队员的埋怨和威胁……麦子一直笼罩在“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我说话——这个疯狂又倒霉的女人，质疑和不友善爬满我的心里和脑子里”的状态中。“甚至有人嘲讽我是躺在

老杨遗产上发财的女人，是不会受到山神眷顾的。”

痛苦，迷茫，无助，唯有伏在爸爸的肩膀上：“我该怎么办？”麦子的爸爸直接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她还会继续登山，只是有个条件，以后她到哪里登山，我就跟到哪里？假如万一遇到不测，我可以第一时间料理后事，不麻烦任何人。”

上天并不会眷顾女性登山者

麦子说，她答应过杨春风，等他登完14座8000米的山峰后，会返回新疆过她想过的平平淡淡的生活。可是没想到杨春风倒在了塔利班恐怖分子的枪击下。“这是我答应过他的事，我想要完成，如果他心愿未了，我心里愧疚。”



登山直击人性，而且运气放在首位。不是说你掏了多少钱，你的后勤保障有多强大，你的技术有多好，你的夏尔巴人有多么强悍，你就能战胜天险。“其实在大部分时间，我的梦想不是登顶珠峰，而是梦想挣脱这十年职业生涯积累的所有关于死神和恐惧的记忆。”

“在登山圈，人们可以消费10000元请你吃饭，但若拿出300000元信任你做其高山服务费用，未登山前的选择是需要勇气和理智的。”作为一个高山探险公司的管理者，经历十年商业登山行业的麦子深谙此道。“除了马纳斯鲁峰（2014年已经完成），我需要再突破两个8000米级山峰（珠峰和洛子峰），将每年所运营的热门传统山峰做个摸查、对现任夏尔巴团队超高海拔执行能力和局限有个掌握，也是必须完成的目标之一。”

24小时连登两座8000米山峰

2016年5月19日凌晨2时，洛子峰队员共四人及四名夏尔巴向导，与其他国家队员四十余名登山者首轮冲击洛子峰（海拔8516米），麦子一行紧随夏尔巴修路组的速度缓慢攀升至8450米，时间是19日10:55。此时，修路组一名夏尔巴在距离顶峰20米处固定路站时滑坠，正经过他们身旁，快速滑向C3方向，首轮洛子峰以及C3往珠峰路线上的所有登山者目睹其滑坠过程。那一刻，时间是静止的——为夏尔巴人用生命成就登山者的梦想而无声无息。

出于对夏尔巴的尊重，四十余名登山者集体选择放弃首轮洛子峰的攀登（距离顶峰60~110米），中国队员与夏尔巴向导下撤往C2营地进行休整，他们会等待在25日可能形成的第二轮的冲顶机会。

事故并没有打乱原计划，夏尔巴Mingma.G队长和麦子在当日15时则下撤至洛子峰C4营地。休息六小时后，队长带着麦子到达珠峰C4营地，19日晚9点开始冲顶珠峰，20日上午10:50队长和麦子成功登顶珠峰，另外两名珠峰队员和夏尔巴向导也分别在三个小时前完成了登顶。

麦子心里很明白：其实，登山者沉默的内心，是敬畏和爱恨交集的。这就是登山，残酷而不相信哪怕一滴眼泪！

麦子说：“我无心成为别人励志的对象，只想为这个圈子做点我个人微薄的贡献。在我十年的登山职业生涯中，看过大自然风云变化，也爬过人性的这道墙，极限海拔里高贵和丑陋、喜悦和忧患是并存的。做为登山者，可以借自由之名圆一世梦想、可以用主观来论天道地，可以名利双收，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做为高山职业工作者，一座山峰的结束，又意味着另一座山峰的开始，年复一年，深埋冷暖和名利。”